金石萃編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

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九

增修中嶽廟碑

碑高一丈二尺七寸廣五尺八寸四分三十三行行七十五字行書篆額在登封中嶽廟

大宋增修中嶽中天崇聖帝廟碑銘并序

朝散大夫行尚書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判大理寺

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陳知微奉勅撰

翰林待詔朝散大夫太子中舍同正臣邢守元奉

勅書并篆額

臣聞融結斯今岧嶢列峙秀出莫方之勢財成育物之功嶽鎮之炳靈也陰陽靡測變化難窮周大塊以無方助鴻鈞而不宰 至神之妙用也交修享祀對越
神祇望秩于山川薦馨于簠簋有國之茂典也尊崇
顯號增葺 殊庭備物以致嚴祈祝而庇俗
帝王之精意也四口遞相為用然後能聲昭事而膺純錫矣非 聖人撫運則何以臻于是乎巖巖維嵩作鎮中夏控制轘轅之域連延郟鄏之區拳石流形自胚渾而特起土圭測影驗寒暑之無愆舜典紀乎時巡周詩壯其峻極加以功宣化育德輔沉潛四象相生惟

土也周流乎八卦羣山既列惟嵩也磅礴乎三川居參
神秀之姿莫測嵩高之狀是使眞仙攸託琢瑤沓琭石
坦騰金壁之輝天井潛蛟龍之穴鳳笙鶴馭嘉子晉之
嬉遊石髓玉漿見茂先之博識草木以之而效異峯巒
由是而標奇貝葉扶疎挺生於淨土神芝菌蕤幾秀於
中林許由韜晦而不還漢武封崇而有自三峯峭拔想
翠華以會臨二室穹隆顧赤霄而可接宜乎配天而比
峻鎮地而稱維者也洪惟　　玉靈宅茲勝壤居中正
位受　　命於紫清毓粹含章顯仁於博厚體媼煦生
成之造茂　　聰明正直之稱得一生三眞符於道妙

邦家藏往莫究乎幾徵丕應屢彰羣情斯屬眘惟歷代
率勵明誠顧名敎以是分亦典章而盡在衮衣焜耀視
公爵於成周羽葢葳蕤進王封於天寶雖申仰止未極
推崇允契　　昌辰彌昭盛則　烈祖以建邦立極
禁暴勝殘革五代之澆漓副萬方之愛戴啓　炎靈
之祚本自一戎宣震耀之威成清九服蕩除僭僞馴致
治平言念珍詞寶鼎溫洛式奉茲芬之祀聿曾輪奐之
規匹乎信辭不我殊祉　神宗以時膺下武化治同
文徹烽燧於遐陬列膠庠於郡國干戈載戢美播乎聲
詩俎豆斯陳動遵乎典禮瞻彼靖寘之館素聯陰隲之

仁貫奉有加修營犀息貢解長於永寧聳壯觀於黎氓

誕集蕃釐爰鍾濬哲　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眞佑

德欽明上聖仁孝皇帝撫　重熙之景運嗣

二聖之元基觀乙夜之書詳求治本布陽春之澤溥浸

含生鑒因革於前王洽謳謠於庶品叅天兩地法亭毒

以無私一日萬機示躬親而靡倦威加卉服德被鴻荒

顓頊絜誠必先乎祭祀唐堯稽古用廣乎文思溫恭既

著於有虞勤儉更逾於伯禹好問則裕成湯唯務於求

圖建官惟賢周武於焉而大定升王猷於八表式帝命

於九圍欽恤刑章命輶軒於列郡昭宣德化賜束帛於

高年睦鄉遂息於佂偪教學邇臻於友悌下勸農之詔
與力穡而有秋精取士之科以得人而爲盛仁心格乎
動植孝感達于幽遐抃踊　諸陵肅展奉　先之
志燔柴吉土虔伸報本之儀一　變淳風爰臻淨怡然猶
兢兢馭朽翼翼持盈端委黼明茂對重離之位儲精乘
思深窮衆妙之門黃屋非心　紫口降鑒元爽之使式
之以先期　綠字之書授之於獻歲諭以大中之旨崇
乎清淨之風同河洛之秘文符　皇王之嘉瑞欽承
寶命迭舉　鴻儀撿玉岱宗仰答　慶靈
之祇奠琮口壤止祈豊稔之祥秘祝無聞蒸黎是賴既

畢須祇之禮仍覃在宥之恩禹會斯嚴俾諸侯之肆覲泰川胾覽飭萬乘以言旋惟法御之經塗追祠官之舉職皆申潔祭咸秩無文矧彼嵩高鎮茲京邑宅中圖大斯惟定鼎之郊生甫及申實乃降神之嶽夙存　廟貌多歷歲時厥制未隆斯民何仰道不終否時遂會昌粤惟守土之臣實奉保釐之寄因崇祀事周覽逆除露奏以聞與加必葺況升名帝籍早奉於徽章　列像神皐載嚴於恭簡重以覃研　聖慮虎炳　乾文奉　神既折於微言垂世永存於懿鑠而　宅靈之地棟宇未崇增肅　宸襟特徇明詔大中祥符紀

號之六年癸丑歲季夏月於是乎命中使登高丘造巖
祠敷　睿旨涓吉日協靈辰梓匠授其全謨林衡度
其貞榦因乎舊制變以新規齊巨石以現琦廣餘基而
顯敞鳳斤載運雲鋪偕與鳩功靡奪於農時經費咸資
於御府崇墉繚繞屹若雲迴秘宇深沈呀如洞啓文櫳
鏤檻爍琳碧以相鮮銀牓璇題對煙霞而絢彩而又
神靈之迹應見之後假繪事以章施俾民瞻而竦畏
聿成壯麗愈洽豐融龍袞珠旒　睟儀於正寢褘
衣闕翟昭　盛服於中闈羽衛騈羅簪裳拱侍以至
會同　四岳森列羣神環像設於回廊赫　咸容

於福地嚴警巡之文議法周齎敞齋宿之宮爰資潔志若乃性銓克係鼎祖惟貞嘉爲何乎吉蠲至誠通於肸蠁番鴻不朽率禮無遺至乙卯歲季夏月載歷炎涼厥功告畢增修殿宇并創造碑樓等共八百五十間移塑

尊像及裝□新舊功德畫壁等共四百七十所至

矣哉榜輿雲構載擁　神休貞介福之奧區乃集靈之遂宇也宜乎茂昭純嘏丕冒黎元躋蒼蔚之容涵滋品彙峻巍峨之質等固　蘿圖必資鴻碩之流式志修崇之美而臣才非穎曜學本空疎徒塵切近之司莫着揄揚之效遽承　芝檢輒叩辯音徵黃絹之辭誠

懃麗藻刻翠珉之字昜暢　徽猷但謹拔時敢爲銘
曰
太極肇判　二儀乃分　草木麗地　山川出雲　風
雷噴薄　氣象絪緼　惟兹列鎮　實煥前聞　崧高
峩峩　蟠亘千古　如轂處中　如日當午　巡狩伊
洛　挺生申甫　羣岳之宗　列真之府　崛起隆阜
側成奇峯　崔嵬既峙　純粹攸鍾　山聲表瑞
漢益戶封　土德符慶　皆致時雍　靈巖闢基　明
神是宅　廟貌斯存　威嚴有赫　壼惟高張　巖扉
巨闢　帷被　柔厭　居爲勝域　粤惟往古　咸聞欽

崇　軒裳孔異　爵秩增隆　國章雖盛　臣位攸同
允厲　昌運　爰推至公　纔典有加　鴻儀載肅　備
濟談　天衷　昭升帝籙　扆座斯皇　口璇尤穆
極寅恭　惟新戩穀　祠涎夙設　歷歲滋深　金鋪
兩敦　玉戺苔侵　宜崇偉觀　式契靈心　守臣飛
奏　宸旨遐臨　乃降韜軒　爰徵梓匠　郎寮謀新
重規大壯　架險陵虛　稱雄四望　神化難名
翬飛莫狀　虹梁偃蹇　藻井芬敷　雲羅掩映　霞
綺縈紆　高齊絕巘　永鎮名區　刊諸琬琰　禁以
樵蘇　籩豆有楚　犧牲是薦　笑祝陳信　罇彝致

奠　能事斯畢　明靈乃眷　祚長　皇圖　彌鍾錫羨
乾興元年歲次壬戌六月己亥朔十六日甲寅建
御書院祗應臣沈政臣邢義等刻字
按乾興元年二月眞宗崩仁宗即位碑文稱崇文廣
武感天尊道應眞佑德欽明上聖仁孝皇帝則眞宗
天禧三年以前所上尊號也諸修廟之役始事于祥
符六年癸丑畢功于八年乙卯卯徵奉勅撰文亦在
此時更數年而後勒之石耳王曾中嶽廟碑陳彭年
北嶽廟碑所書尊號欽明二字在上聖之下宋史東
都事略並同獨此碑欽明在上聖上不可曉潛研堂金石文

跋尾

碑爲大中祥符六年癸丑至乙卯歲增修殿宇創造碑樓而作陳知微宋史有傳邢守元書亦蘧飭似唐人又有所書北嶽安天王元聖帝碑（中州金石記）

按中嶽廟自大中祥符四年加號中天崇聖帝至七年立碑事已見前此碑云六年季夏命使修廟是加號立碑正在修廟之時矣修廟之役刱于六年季夏畢于八年季夏功僅兩年而立碑則距跋工後八年奉勅撰文者陳知微史傳稱知微字希顔開封人由荆湖南路轉運使拜比部員外郎知

制誥判吏部銓兼刑部又判討叢寺糾察在京刑

獄天禧二年加玉清昭應宮判官俄以疾卒而不

言其判大理寺署之也其卒在天禧二年則此文

作於二年以前矣書者邢守元無傳天下金石志

但載其所書北嶽安天聖帝碑而不及此碑是其

所遺也

永定陵采石記

碑高八尺一寸五分廣四尺許三十一

行行六十五字正書篆額在偃師縣

永定陵修奉採石記

京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朝請大夫行尚書兵部

貟外郎護軍□□瓘篆額
文林郎守河南府緱氏縣主簿管勾採取般運　山
陵石段樂輔國撰
若乃土圭定國卜洛處二宅之雄地鎮乘靈維嵩冠五
嶽之首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然□天地之心緯
爾是　皇王之宅□□□□試目名都　我
國家迎契隆興　創業垂統刱平多壘奄宅中區
京邑屯□□之師城闕有□□之衆□水陸五
□之□□□□□□□□□□爲□之饒所以□淮汴之□游爲
都畿之勝地比之金盛又絶擬倫伏自　太祖

太宗應順天人追啟　祖禰欽崇

懿號□恭　寢園乃於芝鼎之□以□　藏

金之地爰從吉兆寶建宏□□舉　□□□□□

□□□□□道麻事鍾　萬世之基　大行

皇帝祇□　璿圖恢融　寶命穆廸精妙達

□粹和□□□□二聖之令猷都九皇之懿範

睿文稽古稟經天緯地之源　神武膺期□□□

反正之業　仁以守□　孝以奉　先

四時罔絕於畋遊七廟彌敦於　恪謹爰自

君臨兆庶　德服華夷運　神策於遐荒

執利器於掌握四夷□叙不施烽燧之輝百姓乂安不
識軍旅之事綿□怙泰盛節文修舉嶽泥金聿舉增高
之典神雕冥璧復禮益厚之功以至延　欽馭於
宸清授　珎符於　秘殿奉
希夷之誨昭示　仙源贈　睟穆之容延昌
寶祚顯　道宗之積累則　垂貴毫以
朝真苔　紫□之貺□則歆陽郊而薦
號顧　能事之畢舉仍　宸念以增虔
旰昃萬機　□勞庶務六一　丹就□□無斁
鼎之緣二十功成□后有攀　髯之歎莫不哀纏

聖躬痛結　宮闈　六龍未達於杳
冥四海□闊於遐荒俟臨遐日爰土廣阡指瀍澗之濆
□蒼梧之野庀徒集事豈易其人□　命威塞軍
節度使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夏公守恩充修奉
部署　左騏驥使忠州防禦使入內都知藍公繼宗
充修奉鈐轄　二公　先朝拔擢之恩副
當宁遴揀之寄同心戮力夙夜在公仗鉞而來□以
便宜從事募諸道□士工匠來赴力役　表請文武
官□使命分掌其事雖欽承　治命以儉約而處
先而遵法古儀在堅固以為事計用數砂　皇堂

石二万七千三百七十七口門石一十四侍從人物象
馬之狀六十二口口名山志比尋訪緱氏縣南有栗子
嶺者蓋少室之西山萬安之東嶺也多產巨石巖稜溫
潤孚與爲比輔國口居麾下仍屬陛封首口口口口口
計置還口口口口口乃　命中貴內殿崇班李知常
左侍禁李丕還與輔國同辦其事部領工匠四千六百
口山并般運其口二萬七千茲山也口人煙蘿口口峭
口口口行口杳絕居民固無甘泉以充日用汲引甚遠
飲歠或慼士民之心方增勞止忽有石泉一眼湧出并
巖谷口有清泉一派口口山址其源深而流長其味甘

而且美挈瓶而至□□雲屯熬熬之心不勝其樂儻匪
一人之孝感　二公之至誠不能致也拜井
水湧詎亡於耿恭刻山泉飛豈專於李廣挺生傑出何
代無人此山舊「」神祠綿歷□歲棟宇摧壞且基址具
存□□□議其完葺揆諸材瓦假力餘工曾未浹旬
儼然新廟異其降福以庇兹民復有靈虵出爲瑞應其
色皎潔其狀蜿□爰有飛章遂于　天聽特
詔中使衡　睿旨賚名香率道流二七人建靈
場三晝夜并設清醮以答神貺而又屢宣　宸慈
撫恤士伍餌以醫藥　賚以物帛羣情感歎罔不盡

心錄群巖蹴雲松崖抱樹岩脇斗地成徑先登鑿塚之
聲聞數百里凡所攻採應手而得號令所出口同影響
般聲相繼有若風雷而未及前期厥數大備自非各之
令序逑獻裒之屆辰以日繫時其功就畢泊乎充用抑
有美餘輸國裨虔下風叨預陳力備觀事實仍仰
叢歡秉筆直書詞亦無媿至於崇奉　陵域種植
松楸嚴肅　威儀祕邃　宮闕規模宏壯制
度久長亦　二帥之輸忠諸君之協贊固不可得而
備言也聊書採石一時之事乃萬分之一二矣時乾興
元年八月十日記

左侍禁提舉　山陵遂程排頓及馬遞鋪管勾採取

般運石段李丕遠書□刻字

內殿崇班提舉　山陵遂程排頓及馬遞鋪管勾採

取般運石段李知常

山陵修奉鈐轄左騏驥使忠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

都知勾當皇城□□巷肅騎　鶯□□藍糸宗

山陵修奉部署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

節度使夏守恩

億按御漫漶尋其可與史證者惟藍繼宗見禮志志

云山陵按行使藍繼宗言據司天監定永安縣東北

六里曰卧龍岡堪充山陵今碑云繼宗充修奉部署又云山陵修奉鈐轄以見繼宗必初爲按行而後又充修奉史載或不備附於此見之也職官志使職兼領者親祀南郊則有大禮禮儀鹵簿橋道頓遞五使籍田泰山封禪汾陰奉祀恭上寶冊南郊恭謝皆如之案橋道頓遞使當太祖崩而太宗時尹開封固嘗任之尋又兼五使則志於大喪充使職者亦當列之志內然竟未收入何與豈以國恤諱而不書與記所載李丕遠李知常並有提舉山陵逐程排頓及馬遞鋪等職蓋亦頓遞使之遺也故著之以補史闕匽師金石

按此碑篆額者但存其名瑾而泐其上二字以史
考之當是鍾離瑾也傳稱瑾字公瑜廬州合肥人
由淮南轉運副使歷京西河東河北轉運使改江
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尚書刑部郎中碑結銜云京
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當即傳載京西轉運使
而兵部員外郎傳特從畧耳撰者樂黃因無傳史
有樂史之子黃目傳稱黃目字公禮撫州宜黃人
世仕江左李氏其子理國爲衛尉寺丞定國爲大
理評事疑黃國亦黃目之子或史畧之也文稱緱

氏縣南有粟子嶺有石泉一眼湧出因葺舊祠爲
新廟復有靈蛇出爲瑞應今撿河南通志皆不載
惟云眞宗陵在鞏縣城西南蓋當時山陵在鞏縣
采石在緱氏也碑文敘夏守恩藍繼宗二人碑末
增敘李丕遜李知常二人二李無傳夏守恩傳稱
字君孫并州榆次人天聖初加步軍副都指揮使
威塞軍節度使爲永定陵總管史惟總管與碑之
稱部署異餘官皆同然云天聖初則史誤也山陵
是乾興元年事非天聖初藍繼宗宦者傳稱字承
祖廣州南海人仁宗即位遷左騏驥使忠州防禦

使永定陵修奉鈐轄與碑合碑下云勾當皇城司則繼宗原官下又有整肅隨駕等字舉以入銜則傳所無真宗祔陵東封祀汾陰繼宗皆隨駕此必當時繫銜有此名而史畧之又繼宗之爲按行事非一次太宗時按視大小洛門二砦元德章穆三后葬爲按行園陵使特修奉永定陵傳無按行之文而別見於禮志碑亦不言先按行而後修奉且碑文明言充修奉部署者夏守恩充修奉鈐轄者皆繼宗偃師金石錄云繼宗充修奉部署誤也

鞏縣重修至德常寧觀記

石高四尺八寸七分廣三尺二寸十三
行行四十二至四十八字不等行書

鳳翔府虢縣重修至德常寧觀記

進士高安撰

進士趙綱書

嵇康言神仙雖目所不覩而傳記所載其必有之此乃
特禀異氣非積學能成議者紛紜莫能一致其詆微詠
妙則謂之昌言其攻短捨長則稱爲誕說或引軒轅黃
帝埋弓劒攀龍髯以證必然之理或舉秦皇漢武梁滄
海拜竹宮以明無口之驗眞僞迷於千口毀貶興於百
家若酒𪋻𪋻冲虛丹青柰府湧泉源於言下橋星辰於

箓蕊則王母雙成寔然可揖或指斥道教折衝仙籍散風霜口眘書森矛楯於青簡則列子莊生昭然可告俾下士遂其胼負口闇昧於是非殊不知今古相遥天地至廣動植賦象質類性乖魚化虎變木連理草三秀萬物口口口口口之不可信也若然則濡毫之士不得不探幽賾微深扣希夷之境況復貢詞蟬蛻之地當凝思搦管意口焉而罔决將取監前聞始知叔夜之論最爲絕妙而匑於凿倚丹鼎引領金閣翹縱山之舉手躬桃源以索路落落動羽化之思飈飈起凌雲之心能不噉咔齊言𢌞的精義得非徹骨人神之所竇借乎量排奢

輶軒之士未易輕喻也按縣圖經有常寧觀在邑之南斯則前代賜額之巨宮也流俗傳昔有劉眞人輕舉是地歷五代離亂碑碣湮没止有石蓮座誌百餘言說劉經張皮樊夫人全家上口以證其事似符流俗之傳疑者雖屋宇殘毀口至磨滅斯又若人民欽其前聞不忍使芳跡之永絶也故觀之內惟有石像一尊古殿一座風雨暴露香火寂寥至

邑令嚴公來莅此縣率道布政厚德薄刑復覩

聖口勝槩口興靈迹具舉故慨然有葺脩之志於是命歧下賜紫道士顓頊公自忠以主之俄有高泉道人趙公從議自說懇愧導引

辟穀僅三十載謀舉典持口口俱盈數十萬卷混真好
酒時發微機可開貧拔俗之大名蹈高世之芳躅知
嚴令之賢識足振其大道緊是捨錢數十萬市現材
召碩匠新大殿建道堂敞客廳廓廚宇同廊曲檻青頁
綠楞翼翼嚴宮春歲而就若乃宗聖教貴遺址萬工千
木偹口公門掌故鼎新速於衆力儻非尊道之名宰博
施之選士則前古福地竟為禾黍矣若夫驗典廢明會
通又匪偶然矣　嚴令嗇經始之謀慚愧挺圖終之
誓言必合動無拒若商聲之應宮迅流之赴海閎之可
以精人神觀之可以快人意是能繄宏基於久際鼓真

風於巳墜者也而况趙公願心方銳若俟九仞之山速
成而貲土始進其能自止乎不幾年更覩其樓閣□□
金碧燭日也□豈民矣才學無□□□□屬　　　　殿
公秩甫滿□命爲記安亦欲紀公之休烈因願多讓敢
自謂雄文□但紀古觀中興年祀矣時
大宋天聖五年歲次丁卯九月一日戊戌朔九日丙
午建
儒林郎行縣尉兼主簿張文質
賜紫道士觀主顧項自忠
承事郎守錢縣令嚴望之

高泉道人趙從讜建

小師道士□□□　　　　　　　　清河張志刊字

按宋之虢縣屬鳳翔府元時省入寶鷄縣今檢陝

西通志祠祀寺觀卷寶鷄縣不載至德常寧觀

勸慎刑文

石高六尺六寸八分廣三尺六寸五分

三十三行行六十一字正書在西安府

勸慎刑文并序

正奉大夫守禮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

御史臺柱國南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

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晁迥述

序曰肯覽郭士所述戒殺生文服其善利居口口鑽之
以贊而資助之大旨惜乎生物之性焉惟人萬物之靈
厥理尤重因而別撰勸慎刑文明引善惡報應亦冀流
播警悟當官之吏放心于刑廣樹無爾口口也　文
曰易稱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至矣哉前經格言凡
斷獄者既明且慎而不淹留吏訓詳悉無口于此
國家歲舉恤刑之詔賜天下長吏條口甚備而年祀寖
遠因循怠忽若能視之如新奉行彌篤哀矜服念不失
其職此乃以惻隱之仁崇樹勝因口口佗等萬萬倫殊
矣口得情勿喜先哲垂戒者蓋口道化之末而及于禮

禮防之末而及于刑刑以輔政弗獲已而用之也不當
鋭意以快其心然有便宜從事□用其刑者必須事出
權變以去巨蠹安齊民爲□非可常用苟不以此但好
深刻爲讞理酷暴爲絕倫窮極殘忍自徼赫赫之名者
非公也是私也違古聖欽哉之訓其有濫而不明輕而
不慎用情樂殺於人者殃咎響答安可勝紀布在信史
可舉大端有如西漢甯成以郎謁者事景帝猾賊任威
稍遷至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號曰乳虎至武帝郎
位爲內史而外□□毀成之短成遂抵罪髡鉗又周陽
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後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

公爭權相告言勝屠公自殺而出棄市又義縱爲定襄
太守掩獄□□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
亦二百餘人皆捕鞫奏請殺之後爲右內史以牒格沮
事棄市又王温舒爲河內太守好殺行威捕郡豪連坐
千餘□□奏殺之及爲右內史有人告温舒受錢姦利
事其罪至族温舒自殺又尹齊爲淮陽都尉所誅滅甚
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又嚴延年爲河南
太□冄刑刻急總集屬縣囚論殺之流血數里河南號
曰屠伯其母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也我不
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我今東歸與汝埽除墓地耳歲

餘延年果坐事棄市東漢段紀明爲司隸殺蘇不韋并滅其族及紀明爲陽球所誅天下以爲蘇氏之報焉又胡种爲司隸按尉與王宏有隙及宏遇李傕之難□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而死後魏時御史中尉王顯以宿憾奏中庶子元壽與誹謗□廷宣武賜壽與死臨刑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置紙百張筆兩枚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必取顯及孝明卽位顯尋被殺隋時梁衛貞爲大理司直□帝忌魚俱羅令衛與治其罪遂希旨奏俱羅擊賊敗衂陷之極刑未

幾審覆有疾見俱羅爲之屬數日而死唐郭霸爲監察御史嘗推芳州刺史李□□榜捶□□不勝而死其後見□□從數十騎止其庭曰汝狂陷我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刳其腹斯須蛆爛矣又崔器爲御史中丞性陰刻樂禍奏其陷賊官□□死後器病脚腫月餘漸亟瞑目則見京兆尹達奚珣器但叩頭口稱大尹不自由如此三日不止而死又舒元輿爲監察御史亳州境有羣賊剽刼而累政□□不獲刺史李繁潛設機謀悉知賊之巢穴盡加誅斬時議責繁不先啓聞於廉使涉擅興之罪遣元輿覆治之素與繁有隙復以初官銳

於生事乃盡反其口口奏繁濫殺無辜勑賜繁死及元
輿被禍人謂有報應焉後唐西方鄴爲寧江軍節度使
爲政貪虐判官譚善達每箴其失鄴怒令左右告善達
受人金下獄榜口遂殺於獄中無幾寢疾時見善達入
其戶俄卒於治所惡報之類有如此者善報之類譔曰
繫之西漢丙吉以故廷尉監被詔治巫蠱吉力拒使者
以保長安口武帝感寤因赦天下恩及四海至宣帝知
吉有舊恩將封侯以報而吉疾病帝憂其不起太子太
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
非死口也果病愈後五歲代魏相爲丞相又于公者其

閭門壞父老方其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
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
口口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東漢何敞六
世祖比干為汝陰縣獄吏决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
陽都尉獄無冤囚武帝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大陰雨口
有老嫗可八十餘求寄避雨口甚而衣履不霑濆雨止
送至門謂比干曰公有陰德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
當佩印綬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以授比干口口本始
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又虞詡祖父經為郡縣
獄吏按法平允務存寬恕嘗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

其子定國至丞相吾决獄六十年矣雖不□于公子孫
何必不爲九卿故字謝曰升卿謝後爲尚書僕射又莅
安明帝時爲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
皆蒙全濟章帝時安位至司徒生蜀□□守京京弟敞
爲司空京子湯爲太尉湯子成爲左中郎將成弟逢逢
弟隗皆爲公後魏高允爲中書侍郎轉令監評刑三十
餘載內外稱平每謂人曰吾在□□時有陰德救濟人
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九十八而終唐徐有
功則天時爲司刑丞酷吏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等搆陷
無辜皆抵極法詔下大理□□功皆議出之前後濟活

數十百家累遷口刑少卿以諫奏枉誅者三經斷死而
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漢之于張焉先是潤
州刺史竇孝諶妻龐口口奴所誣當坐斬有功明其無
罪至明皇時孝諶子希瑊請以己官讓有功之子以報
舊恩有功之子由是遷官又陸元方則天時爲宰相臨
終曰吾陰德口口口矣庶幾乎福不衰其後元方子象
先爲宰相景倩爲監察御史景融爲工部尚書景獻爲
屯田員外郎景裔爲庫部郎中並有美譽噫所勸無忘
慎刑勸口口口區區援引皆正經正史敢告深識之士
三復而盡心焉

此宋晁迥述自古酷吏循吏之報應以爲用刑者勸文亢似鮮見而書方整勁拔有歐陽率更法稍遜其道逸耳碑無書者姓名以后愼刑箴碑証之當爲盧經書石墨鐫華

愼刑箴

石高六尺六寸三分廣三尺三寸五分二十一行行四十四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

愼刑箴并序

正奉大夫守禮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柱國南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戸食實封陸伯戸賜紫金魚袋晁迥述

河口府進士盧經書

將仕郎守鳳翔府岐山縣主簿龎房篆類

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禮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斯乃古先垂世之文布在方策之著明者也　聖朝順考古道以御萬邦建官率屬尤重其事漢書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寃噫凡親民莅政司刑典獄之官若能明愼深切法漢之張于二賢則仁德之口無出於此至如踐卿相之位固當然也魯莊公曰小大之

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路溫舒曰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捶□之下何求而不得又周勃有大功歷尊位威望素震及坐事被攝猶歎獄吏之貴是知愚弱之民苟嬰縲紲則鍛□誣服者可勝言哉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悲痛之辭也過嘗接深識鉅賢先生之論□爲食祿之士固當惻隱濟衆自求多福殖福之法必須善利及人善利之要莫若愼刑最爲急務餘皆不足爲比□先生又云愼刑之至者既知其幽圄可恤當觀所治之人皆如己子必在乎始末矜心而軫念焉無怠忽無苛留□報應之的其福稱是理貫神明

矜慼義疑又云聽訟折獄至于評刑次第之閒必具四德公背首之先正自心勿爲勢利所遷一也明察次之究其事始勿至變亂成審二也仁恕又次之旣得其情更矜而勿喜三也平允又次之獄具取決無偏上下相權以刺爲明四也四者備矣何慶如之迴先述勸愼刑文明引經史中善惡之報達諸聰口今又作此愼刑箴纘而助之敢告英才上智必信勤行與諸同志者更相尊諭廣樹陰德大則合仁者安仁之安口亦養智者利仁之利也勗哉當職幸垂楷鑑其箴曰

刑之所設　禁暴防淫　愼口戒濫　刑澤惟深　如

鑄於闔　如拯於沉　所以君子　必盡其心　愼刑
本仁　仁者多壽　□口獲報　天網不漏　嚴毋先
見　于公有後　願布斯文　置諸座右
皇宋天聖六年歲次戊辰五月乙未朔十二日丙午
上石立於永興軍　　至聖文宣王廟
陜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宣德
郎守尚書兵部員外郎護軍賜紫金魚袋李周士
陜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中大
夫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杜詹
安衆禪院主悟本大師惠□監刻字

迴旣作愼刑文又爲是箴刻石永興軍文宣王廟即今西安府學碑立于天聖中是時迴判西京已年八十餘矣召宴太淸樓旣而獻斧扆愼刑箴是此耶中多爲長吏語似非上天子者迴爲殿中丞時失入死囚奪二秩故晚年津津愼刑如此耳書碑者進士盧經大有歐法并可存也石墨鐫華

按前篇愼刑文及此篇愼刑箴皆晁迥撰愼刑文述用刑善惡之報應此碑則勸人廣樹陰德而用蔵語系于末箴云願布斯文置諸座右則非非對君上言矣史傳載迥字明遠世爲澶州淸豐人自其

父任始徙家彭門舉進士累拜工部尚書集賢院
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仁宗即位遷禮部尚書
居臺六年以太子少保致仕天聖中進太子少傅
獻斧扆愼刑箴大順審刑無盡燈頌凡五篇卒贈
太子太保謚文元邇通釋老書以經傳傅致爲一
家之說云云其所著道院集十五卷晁公武郡齋
讀書志載入別集云五世祖文元公歷官臨事未
嘗挾情害人以售進保全護固如免髮膚之傷眞
宗數稱其長者李獻臣言其服膺墳典耆年不倦
少遇異人指導心要不喜術數之說疑文滯義須

貲正後已文章與曁書法楷正時輩推重其所著
昭德新編三卷法藏碎金錄十卷錄入四庫全書
總目提要謂昭德新編爲其晚年所作因居昭德
坊故以名書法藏碎金錄乃天聖五年退居昭德
里所作皆融會佛理隨筆記載據此則此二碑所
作亦在退居昭德里時矣碑中述古人用刑之禍
福大致亦勉人爲善而兼入于釋氏者此文非對
君之語非獻上之箴其用以獻者殆別一篇且傳
載獻箴頌五篇在進太子少傳之後此碑刻于天
聖六年結銜無太子少傳字則作于致仕之初年

益可證之文元壽至八十餘其子孫如公武等皆以文學名至二百年弗替爲善之報綿延無窮以視漢之于張抑又過之錄此亦足爲世勸也

文安公牡丹詩

石高五尺三寸七分廣三尺三寸二十八行行三十六字行書

廣平□□僕射文安公牡丹詩十首

□應春扁郎□春粉面□相□沓新語得必傳天上事摘來眞是學中身百花推戴教爲主□日妖□欲□人無可奈何□愛惜少偷金蘂咽芳津

日華鮮麗露華濃楓洗香朝覓□容來在夢中甘化蝶

入伊心裏不如蜂宮娥捧擁西施醉天樂留闕號國風
高拗浮口須纖燭玳簪介載酒千鍾
春心相惜宸相襯湘葉岔岔換翠裙雙蒂喜如嬪二女
一枝愁似寡文君艷繁誰卷負珠看香好曾歆琥珀閣
深染斂綃籠玉檻莫教飛去作卿雲
烟容粉態傍歌樓半似窺人半似羞把筆乍題先巧笑
凭欄微喚不迴頭吹乾玉笛香猶在槌破靈鼉愛未休
更得黃鸝粉粉蝶東西南北說風流
澹黃容止間深櫃妥嫡香紅露未乾和淚似憐春漸老
向人如說夜來寒粧成有樣教天媛艷絕無心下國闌

針繡筆描俱未是好風相倚笑邊鸞
錦爲行障繡爲衾不殺猩猩色已深花譜揚名居一品
藥欄幾見賞衣金誰忘正爲囊珠貯得意惟能挑玉琴
洛水橋南三月裏兩無言語各知心
風排香陣拂瑤墀　御苑新晴爛漫時十五素娥羞水
色三千紅面洗烟脂宮腰暎酒思輕舞檀口偎牋欲詠
詩鐵石心腸爲君變多情多恨一枝枝
水精冠葉鏤春氷巧思鎸研做未能風研　紅絹光點血
暖銷金鏤細合稜部容旖旎終無比嬌豔低徊更可憎
戲脫仙衣親手覆香身柔軟力難勝

春風平地擁花仙紅裏生香下九天艷欲背身垂玉筯
動如移步索金蓮含情待去爲雲雨忍笑佯來聽管絃
膩月輕寒應不慣夜深渾擬傍藜眠
許多顏色遲春嬌就裏輕紅嵌口饒生處地須名紫府
落時寬翻返青霄霞英散熖燒纖手藥粉飄香著步搖
輕剪自憐支節痛倚歷啼露一無憀

牡丹詩後序

牡丹本木芍藥擅名於唐開元天寶間詞人才子競爲
賦詠若李翰林舒元輿李山甫皆馳騖於文苑儒林中
聖宋翰林主人僕射文安公牡丹詩十首體制風雅不

讓前賢編集浩大未遍傳於天下之口觀其詞彩淸粲
千態萬狀規諂刺倖得詩人之微旨憶草木之英無瑞
時濟俗之用而當世之盛一賞一歎有破產移風之蠹
詩之麗以則採之者宜精詳之　廣平寺丞階
文安公緒業字人有庵因刊斯詩于石俾傳諸好事者
以孟堅受知　文安公命爲序於後孟堅感懼不獲已
而述時執輿初紀號孟春月望日前漢中綱紀掾沛國
劉孟堅謹序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同判原□軍州兼管內勸農事
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宋漢臣於天聖九年五月□□

重建

香城禪院主賜紫□□出石　安文晟刻字

自唐以來咏牡丹者多矣未有連章累韵大極鋪揚如此者自太白以美人擬牡丹後之咏者類宗之又未有比物精工緣情綺靡如此者則十律即謂之牡丹傳神之第一咏亦可也即其中詩格卑弱體裁浮艷時有願花神之丰采光惟足以當之則惟恨其不盡寧厭其過況今之繁昧宋日不啻倍蓰則此詠又其嚆矢耳字亦老健精真行法之有典則每群英絢爛撫玩吟哦乍覺案上砌頭鼻端舌本互生異境園

林不可少此墨林快事

按廣平僕射文安公者宋白也史傳白字太素大名人建隆二年擢進士甲科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累官兵部尚書進吏部尚書大中祥符三年丁内艱五年正月卒贈左僕射謚文安有集百卷宋史藝文志及直齋書錄解題並列于目則當宋時未嘗散佚然呂東萊編宋文鑑此詩未載厲樊榭宋詩紀事輯宋白詩僅十一首牡丹詩十首無一存者是百卷之集久無傳而此碑復不顯於世採輯之家所未及也詩後序云廣平寺丞階

文安公緒業謂文安公後人也撰序者劉孟堅自云孟堅受知文安公命爲序於後時乾興初紀號宋白嘗三掌貢士孟堅嘗是門下士白之卒在大中祥符五年至是孟堅作序距卒後十年此碑宋湜以天聖九年重建又距作序後十年漢臣不知爲文安之諸子與否傳稱白子憲臣良臣忠臣此漢臣或亦其兄弟行也

絳州重修夫子廟記

石高六尺九寸四分廣三尺九寸廿二行行五十八字至六十一字不等行書

大宋絳州重修夫子廟記

朝散大夫尚書祠部郎中充秘閣校理知單州兼管
內勸農事上護軍借紫李垂撰
三墳而下聖人非一首出千古爲聖之至　我夫
子焉周公而上聖曰堯舜曰大禹文王曰湯武周公而
下曰孔子子沒千百年而迄於今不復生謂聖人者達
者曰亘萬世終天地不復生謂聖人也蓋周孔之作盡
之矣後之有如周公如孔子爲越諸道越諸爲過過於
不及遂大中之用爲聖耶爲賢耶楊朱墨翟之書詳其
所存亦君臣父子之說然王霸乎入悖我天常時或之
謂孔墨焉柰於辭果肆而爲叛者又奚及耶孟軻荀况

揚雄韓愈之徒正性天賦孜孜思及落筆行事推誠聖
人蔚焉而其文光炳焉而其德耀顯晦周愛卒持於道
匪謂聖而謂賢者所謂周孔之作盡之矣止日大儒日
大賢僉堯舜之聖得位而治民克受賜於當時禹湯文
武皆時而已非所謂教補千古法御無窮者故禹沒湯
喪生物塗地孰愈乎周孔立言天地俱口五材萬類動
悉其要一日去之中國不夷則狄矣夫周公之法制人
者也孔子之教誨賢者也祖述憲章知堯舜至仁桀紂
至暴歸其義君臣治而家國闕下之及斯者爲大賢過斯
者爲不及所謂亘萬世終天地不復生謂聖人也李唐

承平爵我以王禮我以王禮我攸宜爵我之王未正也
子王闕下道王故久爲丘明是以爲素臣予於周王其尊
矣謂天子得曰王孔子得曰王暨嬴秦偈皇帝之號距
唐靡革若四夷小酋長戎將帥之負勳者□□□□□
孔子何爲尊韓愈唐臣也誌詞於碑不曰王曰孔子肓
其是矣雖絳古爵之膏壤風物充饒蚳庶繁盍今其侈
奉於佛詛□□鬼□夫子廟蹕　國章下郡縣告
長吏必完其宮必欽其祭咸不能備禮進儀而屋陛堂
隳墟如不祀祀將弗恭矣咸平二年朝請大夫何書□
□郎中上柱國護國夏侯公濤來□於茲既愉其四彩

又安其四業知化爲公爾思欲葺祀事行禮容獨以夫
子爲先及廟象弗完念新厥制下闕誰曷德祀口而靡俞
曷摇祀口而靡廢面賢黻愚肉食罔恥吾將緣口地以
拓其垣墻起崇堂以儼其貟服搆重樓積羣書以誘其
學校架長廊給下闕祭口始誠末孰予其之衆庶口誂符
緡百萬鞏土斤木奉若公旨四年承奉郎太常博士河
南粱卿昭璲同執郡司貳公之摸請制如一下闕公遂歸
　朝嗚呼粱卿口天厥賢不幸而卒於我廟事壞
焉弗興五年宣德郎尚書都官員外郎汾陽郭侯堯卿
代公而茲三賢同道其下闕望封維學斯效儗南鬼西佛

各推教始彼光佩儒業豐守祿位胡不忍之甚歟以是

國朝用檢邪邑淫祀□宇悉議除之一穩一極

虢削其職書曰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則祀非後者也且

怨責無他合中而已既弗命祀而祀辜乃如之庶命祀

而弗祀辜亦如之則四方孰我不供乎移附刑書則萬

世孰我不供乎君子曰孔子㧞亘萬世終天地不復生

謂聖人也可謂至聖矣王以道弗王以位可謂正名矣

典祀著法可謂制禮矣垂一命未行　召試閣下

於故梁鄉得崇謝硯席之遇鄉閭同埋於絳乘嘗掌法

於解與夏侯公以夫子廟辱指爲記□□□兼局尋負

報命遽公歸鄉卒聖人之門勉志而進亦少補於故鄉

之意因知夫子沒不復生謂聖人也又知李唐之封非

尊我闕下不供也語是三者然辭質義膚庶有成於理

□□□□□□□六月癸未朔二十八日庚戌重

立

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　逸民□朕望集刻

絳州夫子廟記宋人集右軍書聖教序猶是眞跡中

集者此又從序書及他石摹刻形似之外風流都盡

矣然記得朱紫陽好曹孟德書劉共父好魯公書朱

以時代譏之劉答固耳吾唐忠臣若漢賊也朱乃屈

笑此夫子廟記不當勝作裝飾序耶吾姑爲此石解
嘲弇州山人稿

絳州夫子廟記集王逸少書摹刻手俱精雅第中忽
雜以一二草書杜撰不入格宋人傖父之態居然畢
露矣金石史

按此碑泐其年號但存六月癸未朔二十八日庚
戌重立据遼史朔考六月之爲癸未朔者在仁宗
天聖十年又以宋史李垂傳證之垂字舜工聊城
人咸平中登進士第遷著作郎館閣校理累修起
居注罷知亳州遷穎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出知

均州卒史不詳其知絳州在何年其為明道以前已屬可據則此碑確為天聖十年立也但垂之去絳亦正在是時碑何以云重立是所未詳也

解州鹽池新堰箴

碑高七尺五寸三分廣三尺二寸一分十八行行約七十字行書

解州鹽池新堰箴并序

朝請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知解州軍州□□□□□□農□□□□□□□□□□□□□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中尹下缺

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　後郊跌跌　集勒

趙郡李棠題篆

天聖九年冬十月奏請營兩池新堰　詔□□□之
越明年春正月擇鹽官曰文□□□□喜安□□□□千
人責辦□而□之歷仲春厥功成壯矣□板築興於□
□鑿擔於□□□□鄆護真滓壘之固也烏乎鹽澤之區
郇瑕之地其利衍沃則三代無取焉自元魏□還更變
□定□□□□□窟彊專於所入貧弱仰而絕望歸國家
則侵漁日□刑□□□□是□□□□□迭□□　唐立
一定之法重使權益刑名設兵以防之樹棘以禁之置
屯以衛之建官以蒞之務稟營藏運絡□□衡石參較

出納萬計官運商載晝夜如流資□□無筭之饒臧天下□□□賦曰公曰私各有定分侵漁之弊自茲稍息至朱梁干紀昭宗劫遷□□相仍經制無度邪□□薄民賦寡入還梁秉□得以肆貪守衛協謀公竊相半至是以□□□□□□□之觀夫聚斂□□□□□斯革

太祖以欽承正統剏□諸夏　太宗以□隆丕業奄有四海逮乎

眞皇御極　嗣聖纂圖□□□□□□□□□道聲教所□靡不□□□□斯民勳雖深辟體漢皇之約法遵成湯之解網昔之苛刻特從末減故下

詔計贓者之死者止從□徒三年

自是近池之人□而獲□者□多矣　皇王之惠
其至也哉夫禁禦稍寬寬則僞出法令經久久則姧生
姧僞相滋抵犯何極統而□之乃自然之□也去年春
□有□□州鹽禁者　□□行之□□□汾陰□
單□□□供奉官蔡公□領池事偶一日舉職餘閑因
歴覽而議之曰樹棘爲禁其可因乎設兵爲防其可□
乎不忠不固則表裏之□□□爲其禦哉且峻刑辟而
踈禁衛則民□□利而□之□□衆矣斯何□□□罟
以陷飛走之類乎何哉蓋利誘其人茫茫然殺者不知
乎□□生者不知乎苟免若然則下□之弊急可救之

矣救□□□在乎設隄防以塞民欲民欲既塞□益禁之刑於茲而自錯矣苟至□□□是謂民安而刑措非一時之利乃萬世之利也蔡曰設防之□□□乎曰未若起堰於上浚壕於下使外不能入□□能出□□□騎精卒巡守要害自□人無其心而奸僞息矣夫如是□□□可□蔡曰諾遂是卽日議定其狀馳馹以聞屬

二聖□育元元惠綏子懷乃眷勤請遴下命而嘗成之自是□□□□□略無犯者□新其堰者非亡護其寶也抑亦護其民也具中人之性者必知之矣既知之則可□相誘導俾遷善而無犯也不然則網罟之陷

易如反掌耳故爲鹽池新堰叡以勗之其□□
鹽池渺瀰環圓百里種斂千夫出□萬計因日脂膏乃
生奸弊奸弊奸弊既生法令斯啓孰謂其嚴設兵邏之孰謂
其峻樹棘□□□□□□□兵多自斆連延公竊開張禍
基□□侍臣恊□□獻　帝命曰俞俾營新堰乃
立制度乃分程限期以三旬厥功可建詢擧堪領曰恩
曰鼎霜肅威稜風嚴犇令春甄交飛役□□□□□下
淡如城□池新堰伊何其利孔多□爲□盜無得□過
昔也顛禁如張網羅今也固護如登太和勉旃解人□
□天眞勿念□□念乎運□勿恩監賓恩乎害身問斯

行諸揚之口口

大宋天聖十年歲次壬申十月己亥朔五日癸卯記

碑半已磨損今案其序盤澤之守設兵以防之樹棘以禁之置屯以歛之建官以統之與宋史食貨志參較所云巡邏之兵百人目爲蕆貲者合而新堰修建則又以設防滋弊故易之而便利于民也今史獨軼此事何與序言郎日議定其狀馳驛以聞又云乃眷勤請遂下命而嘗成之當時改制之規奉命于上而又獲有成效不宜盡沒其實使才臣計畫不著於世也碑前題銜朝請郎守尙書祠部員外充集賢校理

知解州軍州缺下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名缺又有仲君字蓋其奏請脩兩池新堰在天聖九年冬十月而碑記之立則在十年十月兩池者解縣安邑也集勒字人拓本過鞏重不可辨是役也以箴詞內云總領曰恩曰鼎殆一時之人任事者故并著之亦以吾儕喜發人之名因事輒見如此授堂金石三跋

按兩池築新堰宋史食貨志不詳山西通志鹽法門載畦池之制五幅為塍塍有渠十井為溝溝有路臬之為畦釀之為門池如仰盂畦居灘際地勢南卑於北畦旁各開水為港長與畦等汲引水上

畦底如砥邊封爲埂中復留畦以段分之此治畦之法如此而亦不詳築填之事要之池鹽澆曬全藉蓄水則築堰爲蓄水之良法此碑可補河東鹽法紀載所未備此碑與前碑重修大王廟記皆集右軍書而此摹勒較勝惟所題後郊跋跌集勒者殊不可曉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一終